第五函二本

劉峻川抄録

范賡南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六十至六十二

計七十七頁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

漢中府

水利

南鄭縣

廉水河堰

石梯堰

楊村堰

老溪堰

紅土花堰

黃土堰

石門堰

石子拜堰其山河馬嶺野羅鹿頭見褒城堰志蓋兩縣共利之也

褒城縣

山河堰在縣南長三百六十步橫截龍江中流而東遶資以溉田乃漢蕭相國何刱築為豐儲計曹參落成之古刻云巨石為主琦石為輔橫以大木植以長樁列為井字蜀諸葛亮駐漢踵其跡宋吳玠吳璘相繼修築至今利賴其下鱗次諸堰皆淵源於此

金華堰縣東南六里乃山河堰水析流之總渠也

第三堰縣南五里乃龍江下流分東西兩渠南褒漢中共之者

高堰

舞珠堰

大斜堰

小斜堰

龍潭堰

馬湖堰

野羅堰

馬嶺堰

虎頭堰
鐵爐堰
四股堰
流珠堰縣南八十里星浪噴迅勢若流珠亦蕭何所築也嘉靖二十八年堤岸傾圮用力寔艱邑監生歐本禮相方度宜浚源築流編竹為籠寔之以石順置中流限以樁木駢胝數月方克畢工至今賴之

城固縣

楊填堰縣北一十五里出湑水河宋開國侯楊從義於河內填成此堰故名城固縣用水三分洋縣用水七分

五門堰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湑水河元至正間縣尹蒲庸以修築不堅改創石渠以通水利宏治間推官郝成晟重開之俱有記

百丈堰縣西北三十里橫截湑水為堰濶百丈故名

高堰
盤蛇堰
橫渠堰
卸公堰
承沙堰
倒柳堰

西小堰
上官堰
棗兒堰
周公堰
沙平堰
東流堰
西流堰
流沙堰
鵝兒堰縣東北十里寶山之北麓相傳二龍化鵝戲水
堰崩故名
洋縣
斜堰縣北五里堰若濂水下流歲苦衝崩萬歷十七年
知縣李用中以石條橫甃數丈許仍東開土渠灌溉資
之
土門堰縣北十里
濂濱堰縣北一十五里堰水所給甚遠下有斷澗二歲
每為板槽引水橫發槽輸淪落田涸稿民甚苦之
萬歷十五年知縣李用中創石槽二極為完固始永濟
矣有碑記

芋溪堰
二郎堰
高原堰
三郎堰

西鄉縣

金洋堰在縣東武子山後有大渠一支分小渠二十有五其名不具載
五渠堰
官莊堰
牛地堰
空渠堰
東龍溪堰
西龍溪堰
驚軍壩堰
洋溪河堰
高川河堰
高頭壩堰
長嶺岡堰
黃池塘堰
羅家坪堰

梭羅關塘堰

汧縣

馬家堰

石門堰

白崖堰

石燕子堰

天分堰

山河堰

金公堰

三岔東堰

三岔西堰

石剌塔堰

羅村堰

金泉東南四十五里源泉湧出灌田千餘頃

莫底泉東南四十里泉出不竭俗傳無底灌田百餘畝

寧羌州

七里堰州西七里嘉靖間知州李應元修溉田十餘頃

他近溪處所多有小堰

按築堰溉田為利最大厥工亦最艱歲出椿（椿）資歲勤夫力苟無法以變通之則利源反為害叢矣故議者

謂篠筒之宜置也揩築之宜堅也衝崩之宜稽也堰長之宜擇也夫冊宜清洞口宜石而灌序之宜定也蓋筒置則椿（樁）可拔者築堅則堤無潰衝崩稽而補修有數乾沒者何所作其堅堰（堰）長擇而督率得人規避者何所施其巧夫冊綜以清斯無偏苦之憂洞口砌以石斯無盜挖之弊若上四下六之次序有定則上壩下壩之分顧各得所稱水利者信乎其為美利而積於不涸之源流於不竭之瀦矣

茶課

西鄉縣二萬九千六百八觔五錢

何大復曰漢中之茶產於西鄉故盡謂茶地余問之不然西鄉茶地惟三里耳三里去縣又四百里經於豺虎寇盜之窟比以加賦其民晝夜治茶不休男廢耕女廢織而莫之能辨也於是乎有逋戶焉

甘泉

秦宣太后殺義渠王於甘泉
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前殿
二十五年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達
自九原塹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行止
二世起林光宮從廣各五里
漢文帝三年帝如甘泉
十年冬行幸甘泉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
十四年匈奴入寇候騎至雍甘泉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武帝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

元狩二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諸甘泉以為天神主

五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壽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乙其左曰大業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等音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為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馬主人閔飲食所以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晝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元鼎二年十一月上待方士李少君於甘泉宮

四年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睢后土宮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于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

五年上幸甘泉立太乙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臣從者及北斗云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乙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乙如雍郊禮其祠列火滿壇壇

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乙雲陽有司奉珣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元封元年帝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乃還甘泉類祠太乙又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一歲之中甘泉倉滿

二年作甘泉通天莖臺從公孫卿仙人好樓居之言也

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宏休其赦天下毋自復作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冬十二月帝還祠太乙拜德星贊饗曰德星昭衍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

五年冬帝南巡狩至於盛唐遂北至琅琊並海還幸甘泉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災祀后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郊泰畤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享外國客令天下大酺五日
正和二年帝行幸甘泉巫蠱起黃門蘇文亡歸甘泉宮言狀
四年夏六月自泰山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二年秋七月朝諸侯於甘泉宮
宣帝神爵元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二年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四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有神雀五采集甘泉泰畤殿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甘露元年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娄渠堂入侍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元帝即位遭舊閒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施恩澤惠
事所過毋出田征
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
三年罷甘泉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鰥寡高年帛所過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徙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五年行幸甘泉
建昭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成帝建始元年作長安南郊罷甘泉祠從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之奏也是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
樹木十圍以上者百餘
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
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待詔楊雄奏甘泉
賦

四年行幸甘泉郊泰時　月帝崩皇太后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尊經義定郊禮天下悅
喜惟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
帝艱難之卒未得冥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
帝之意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
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
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
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祠
雲陽
少昊青陽氏葬雲陽
秦始皇二十七年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
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徙五萬家于雲陽復不事十歲
漢武帝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於雲陽
昭帝後元二年秋七月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
以其地置雲陵縣
始元元年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

三年秋募民徙雲陵

四年春三月甲寅徙三輔富人於雲陵賜錢戶十萬

成帝鴻嘉二年春行幸雲陽

平帝元始五年罷雲陵以其地屬雲陽縣

三國魏司馬宣王撫慰關中罷雲陽縣以其地置撫夷護軍

晉元康初趙王倫選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復罷護軍氐羌反又立護軍

秦苻堅於巀嶭山北永安鎮置三原護軍即姚萇宮三原故縣地也今在本縣境迤西有孟侯侯原

後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於永安鎮置三原縣又別置雲陽縣曰別置則在嵯峨山前非漢時故地俱屬北地郡

建德二年廢建忠郡置雲陽郡

周高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

武帝建德二年秋七月行幸雲陽宮

四年秋八月丙辰行幸雲陽宮

六年　月癸巳行幸雲陽宮

宣帝宣政元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止雲陽丁酉還京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雲陽郡
唐高祖武德元年析雲陽置石門仍置三原縣於永安故城
三年以石門溫秀置泉州以治水衝城徙雲陽於南十五里
太宗貞觀元年廢泉州省溫秀更石門曰雲陽
十三年春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
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曰雲陽
武后天授二年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豳州
大定元年廢豳州以雲陽縣隸京兆府
代宗永泰元年詔李光進屯雲陽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獵于雲陽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雲陽縣隸耀州順義軍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以雲陽縣隸感德軍
淳化四年以金鶚等六鄉建為縣屬永興路宣和初改隸邠州建炎四年沒於金金隸京兆府路　金隸耀州
元隸奉元路
至正元年移縣治於三水改為三水縣
十八年復徙今治屬鳳翔府邠州

皇明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以縣屬焉

成化四年分建三水縣

淳化志雜辨

甘泉縣一隸延安府雍録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一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上二也隋之甘泉在鄜縣三也長安志曰磨石嶺山有甘泉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西源漢甘泉宮在山上即秦林光宮旁也此則取石鼓甘泉以名者也隋宮在鄜縣西南二十里對甘泉谷秦之甘泉史嘗明言在渭之南秦始皇本紀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秦時咸陽跨渭南北則此宮不在渭北之咸陽而在渭南之咸陽也又本紀曰始皇諸廟及章臺

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命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火迄上林即鄠縣也由是觀之則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若秦之林光至漢猶存漢武元封二年始即磨盤嶺山秦宮之側作為之宮是為漢甘泉矣孟康注郊祀志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漢於秦林光旁起甘泉宮非一名也師古之說是也元封二年以前史之所記文景皆嘗臨幸甘泉而不曰甘泉有宮可幸當是秦之林光還在磨盤嶺上不燼于火而尚可用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関阪夫雎指甘泉谷為秦北面之塞即雲陽縣甘泉山也甘泉山即車盤嶺也武帝雖別拗甘泉一宮而秦之林光如故也則謂甘泉宮在林光宮旁者也且武帝之為此宮也不獨以備遊眺也永信方士明庭之語求以自通於仙故增之又增如秦時如仙掌露盤及太乙諸畫象盡在其上也此山高出他山南距長安已三百里而猶望見長安城堞其上有通天臺雲雨雪在臺下自武帝後山上宮殿臺觀畧與建章相比而百官皆有邸舍故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歸也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箱而上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

縈紆曲折單軌纔通上阪即平原宏敞樓觀相屬也其縈紆曲折故名車盤也匈奴入寇而烽火通甘泉長安兩地者以人主時往甘泉不敢主定其處故烽火兩通也

三輔黃圖甘泉泉苑縣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廻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鵁鶄觀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又曰漢畿內千里並京兆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二百漢武帝往往修治之按此則甘泉宮三輔故事所謂北至甘泉九嵕南至長楊五柞連綿四百餘里通內外都城而言也

銅人秦鑄銅為長狄之象始於秦世漢亦倣鑄而又增大三輔黃圖甘泉宮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此即甘泉之銅人也三輔故事曰武帝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服之欲以求仙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灝氣之清英張衡西京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蕋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按凡此記此賦皆指武帝所鑄捧

盤承露也　魏畧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又漢魏春秋曰明帝徙盤盤折轂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故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叙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其歌曰魏宮牽車指荒涼渭城已遠波轂小辨曰魏方來徙人存而盤已折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出月則承露之具不全魏人豈肯載之以東也至謂銅人就載泣下則怪之又怪者也李賀所言又並此而加怪焉者也賀之詩詞曰衰蘭送客咸陽道又曰渭城已遠波轂小咸陽渭城皆在渭北若銅人自此地移徙則必自甘泉來甘泉銅盤元鳳間業已摧毀雖其椽楠亦化龍鳳則漠明之世已無銅人可徙而況能及曹魏也乎則謂携盤而出咸陽渭城者又謬也況魏明帝青龍之五年已自改為景初元年則魏世自無青龍九年賀之説出於妄信益可見矣又況人盤力重長樂正在平地徙之尚折甘泉山高險一名車盤為其不可直度而須迂迴取徑若車盤然此之銅人豈可全體移載也哉又漢

武所鑄如飛廉龍馬之屬漢明帝皆嘗迎而取之其人力可勝者已遂致之洛都矣獨金狄重不可前乃遂棄諸霸城而已然則移徙銅人者乃漢之明帝而非魏之明帝也魏畧所言正是誤認漢明以為魏明世人隨而和之不足憑矣世人但見魏明翻鑄二狄故并移棄霸城者而歸之魏明也若謂漢明時已嘗補鑄則董卓先在東都凡其龍馬皆嘗取之以為錢財決不肯毀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

祭天金人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象是其遺（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范金揑土采繪而其象通身黃色則皆本諸鑄金也武帝既得此象遂收而祠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係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為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已遂并與金象而尊之既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為路徑神也見祀郊志日磾者休屠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画其象於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也夫惟寶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

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外史無他聞也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寔首尾如此之詳至晉魏時孟康注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衆於休屠右地而又為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既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余以世次先後攷之未敢遂以為然也

右休屠金人及休經路神祠之辨

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衆以置而不為月氏所卻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為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衆之所自來則於是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間一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為拍武拍武者即佛之號釋伽棄其家而從佛之地也月氏既為匈奴所破則遂散竄於葱嶺之西為十餘國凡冠昭武為姓者皆塞種也塞則釋教之訛者也此地興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衆遠在其地而為去病所得也用何說以為主執而云自秦地而徙之月氏也

右辨甘泉非匈奴祭天之處秦未嘗奪其地其金人乃自休屠右地移徙來者非自甘泉而徙去也

楊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瑀左思譏之曰果木生非其壤於義虛而無證也李善引漢武故事則曰上起神屋前屋前庭植玉木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若如所言則是木也蓋用珊瑚碧玉裝飾為之其謂翠而青葱皆狀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木根著其地也至黃圖則又有異矣曰甘泉谷北岸有槐今為玉木根榦盤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記亦同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為此木即楊雄之謂玉木青葱者也詳此二說又直謂木本槐也而名之以為玉木馬耳予即本賦上下文求之則雄指殆可類推也曰璧馬犀之璘瑀也則非有真馬真犀也直以璧玉刻為其形焉耳世固無璧馬璧犀也又曰金人屹以承虛者虛鍾也則比木虛加珍矣故誇之以見其盛也於是合三者言之則玉也璧也金也寔非土毛而皆假物為之則漢武故事所著大為可據也若指其木以為槐亦自一時所見然槐葉望秋先零不貫四時其碧不長恐非雄之所誇也

鑄金荊山即嵯峨山其山陽為鼎州其南為湖縣其西

為谷冶皆黃帝鑄鼎之證帝王世紀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成崩於荊山之陽長安志載嵯峨山事曰黃帝鑄鼎此山今河南閿鄉有鼎湖驛亦傳為黃帝崩處然荊山既有鼎州湖縣冶谷及仙里仙發諸村則鼎成仙去之跡甚明而閿鄉無他左證況橋院去此地近當以世紀為是又史載黃帝鑄鼎於荊山今山陽有鼎州則此山為黃帝鑄鼎所在帝時名荊山也按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荊山今岐山東惟峨山為大禹紀事乃畧其大而詳其細不記其山而叙其麓有是理乎又按宋敏求雲陽志曰差峨一名巀嶭山又名慈峨山四夷郡縣圖記曰山頂有雲氣即雨人以為候昔黃帝鑄鼎於此山觀此則此為荊山其証甚明諸儒以冨平為荊山者信誤矣不疑又按仙去之說猶云賓天云耳由秦皇漢武好仙方士欲售其術故以黃帝為乘龍上天此妄誕無稽之語也後人不察以為寔事殊不知天一日而旋一周朝在九霄之上則夕在九泉之下其運轉之疾無可比方人坐車輪而運於地者頃刻暈眩乃運於天之上其能生耶

右升仙之辨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

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明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則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苑皆不在梨園之地也上素曉音律時有李龜年賀懷智皆能以伎聞安祿山献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聲絕不類人間此之玉簫所陳者乃始正在梨園也長安志又曰文宗幸北軍國幸梨園又今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

樂成献諸梨園亭帝按之會昌殿此之會昌殿也者即在梨園中矣

右梨園弟子之辨

岐陽石鼓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周太王之都秦雍縣漢右扶風唐天興縣）石形如鼓其數盈十盖記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今武帝祠有石鼓文多剥落其可辨者惟魏文帝太和六年（乃宋順帝昇明元年也）有艾經艾程邑士夫敬謁政和六年尹天覺張光李法石彥政种浩率胡臨宰王仲武簿張仲恭尉步子厚寄居劉直道緣仲秋檢踏屯田恭謁武帝廟時孝昌乙卯（乃梁武帝大同

元年十月三日等字樣按此皆南渡以後登臨姓名其也

所謂石鼓西原者蓋以形言而非岐陽之石鼓也

右石鼓西原之辨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祠天于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按邕此記則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則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則公卿不從矣若夫漢昭儀之謂法從者慮鹵簿中有從官馬人或非之故立為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官皆當以法得從也楊雄見之果設却非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公本非公卿扈行正語也

右昭儀法從之辨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一

慶陽府

安化縣

驛馬關在城西南九十里周一百四十步內置巡司

楓安鎮在城北一百五十里道路寬平最為要害宋范仲淹置鎮於此增築周迴六里城門樓櫓悉具又多設倉廒直通道定邊花馬池諸處又相為應援足以控制外夷藩籬中夏矣

五交鎮在城東北一百一十里北至寧夏界五十里

馬鐙寨在府北七十里

橫山寨在府北一百里
綏遠寨在府北一百里
懷安寨在府東二百里東接延安府界
金湯寨在府東二百里
白豹寨在府北三百里
寡阜寨在府北三百里
大拔砦在府北三百里
柔遠砦見上宋范仲淹所築周二里金廢
椵安東谷砦在府東北一百七十里道通安寨川范仲淹置

椵安西谷砦在府西北一百八十里道通環州宋范仲淹築
永和砦在府西北一百里西控大現川宋范仲淹修
美泥砦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雪泥砦在府西南一百里宋范仲淹築
荔原砦在府東北一百五十里宋蔡挺築
天固砦在府西南八十里地即彭原廢縣
通遠砦在府
定邊城見上

董志堡在府南一百二十里

赤城堡在府南七十里
温泉堡在府南八十里
泰霸嶺堡在府南一百一十里並嘉靖中築

合水縣

鳳川鎮在縣東北五十里宋范仲淹置控子午嶺入西
夏界東接本府一百五十里
華池鎮在縣東一百里
平成鎮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宋范仲淹置西接本府
一百六十里
白牛寨在縣東三十里

環縣

清平關在縣東二十里
蕭關在縣西北二里即靈武地
石昌鎮在縣西三十里道通馬嶺威州一帶宋范仲淹
築
馬嶺鎮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安化寨在縣東三十里宋范仲淹築
安寨堡在縣西四十里東控大現川宋范仲淹築
平遠砦在縣東三十里宋范仲淹築
團堡砦在縣北一百五十里宋范仲淹築

徐家窖砦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木鉢城見上

寧州

復橋砦在州東五里

旱社鎮在州南三十里

新莊鎮在州西三十里

焦村鎮在州西五十里

南義井鎮在州北三十里

鳳凰堡在州北五十里嘉靖中築

真寧縣

橋上寨在縣東三十里

安興堡在縣東南一十里

湫頭堡在縣東南五十里

委家堡在縣東七十里

解家堡在縣東北四十里

山河堡在縣東北六十里

西峪堡在縣北二十里

高石堡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平凉府

山海經西去華七百里曰高山是時洪水未溢高下砥平道直而徑禹治洪水水疏土崩山川仜分升高歷險澗坂懸絶道阻且紆今乃千里矣禹書曰涇屬渭汭平凉之水涇汭為大分水之源寔維高山高山東南為小隴西北為蕭関大原岡巒聯絡不絶咸源華亭白岩涇出湫頭東北西南箄頭放之平凉越涇而邠汭来滙之踰鴻口涇陽三源以滙渭而入黄河汭源湫頭東南睘遍於涇東滙華亭西滙崇信諸水北過涇川之西以入涇山多石砂水皆清鄰華亭南境遠門川諸水乃東滙

赤城良原靈臺遠溪諸水北至亭口以入涇鎮原滙慶陽南陽之水過涇州之北以入涇山多黃壤水皆濁流以衆水滙萃淵平可舟詩曰泙彼涇舟是也自茲以上溪漲峻駛奔流可方筏也咸疏為磨碹以治麪造紙灌溉田園亦患衝決利害相參矣咸出高山之陽高山西南隆德靜寧是謂山後之水乃由翠昌之清水縣以入碹總足汲牧其微矣咸出高山之陰渭高山西北鎮原之陰固原諸水滙為東西海子北為黑水東北以入黃河寒不任灌溉淺不勝舟楫頗為磨平涼城東北之水皆入於涇涇出府城西南七十里笄頭山下今曰箕裘嶅山之轉也嶅山頂也地為華亭白岩里百泉之訛也前即湫頭山朝那湫在其巔其下為汭合華亭崇信三水過涇州西回中而東入涇皆可引而為渠輪而為磨以治穀香及紙分溉田園民所利也百泉中涇東過空同至龍尾山之陽則六盤牛營迤東北山諸水滙焉而涇流始大東去府城西北一里而遥陰疏為中內外三渠陽亦一渠東西二十里為磨以百數或估五七百金分流溉園咸畝直十金以上咸至三十金少者畝三五金池塘臺榭花卉竹木相望而楊柳尤多皆諸宗豪貴產也卉以石榴山茶牡丹芍藥菊為

麗以金銀玳瑁為上竹以鳳尾為貴他殆難枚舉也

嘉靖甲戌以來水旱不均旱則爭決涇涯以增渠而草或閉潦水大至涇乃棄故道而大決諸渠漂毀園池臺榭植物城北盛觀蕩為砂礫惟東方尚存其半西北所餘無幾也今方謀方導閉之術法當以城西為大堤以捍涇而曲置水門以通渠不可緩也北城之閻温泉出馬即古柳湖為韓之園樓觀陂塘魚柳荷蒲甚盛作王城砂堤以護其北涇不能侵此其証也泉東流過陶將軍萬竹園余北郭之居溉地三里而溉東郭新街廂之中橋曰太平水曰小谷即浚谷也谷高數丈郡南山諸泉滙馬濶及步源遠三十里入於涇東西溉園各里許而山水暴漲盈溢嘉靖六年六月遂漂破東郭室廬瀦居民以萬數沸穀如雷有漂至西安尚生者分守參議閻人陳君毓賢始築夾河城令隨壞輒築又東北二里曰岨谷東南山泉所滙濶及步源遠八里溉視浚谷而暴水頗減亦築夾城北入於涇自此而東則南北山谷之水咸入涇而民以利汲灌多負水以居暴雨至漂溺亦多矣

歷攷諸州縣志父老所傳與余所見徭租逋負立法之弊有十三而賦盜不與焉　國初以江南賦數多失寔

誅戶部侍郎郭桓等而秋粮事發之民皆充軍天下震
懼西人貿朴自占率數十石粮有官者或至百石初諸
將失利定西元將王保保大掠西兵而北州縣空虛民
單丁為戶無妻為丁名曰好漢粮有司得免答是時法
簡吏清民惟辦正徭粮而已徭無私役粮以地所出大
小參穀豆斗斛平槩一夫一婦牛二具墾闢田二頃荒
肥暢茂風雨時調可獲三百石以十之一納官三十石
而至足矣輸倉即受固無留難索取折銀也故徭賦易
足民支鹽於官里長總　車運之牛車通行每歲不過
銀三分而一家之食鹽足矣更不買鹽而足也故公私
皆利然單丁無妻者一世而絕每十戶有一二戶焉而
八九已代輸不支矣立法之弊一也自占粮雖多荒地
山林亦廣固將以予民使生息開墾也子孫多而開墾
薄者地必大子孫寡者尚不能守其原業田畝日削不
均之弊二也不均必訟爭訟爭必賈求將安取財故田
園折而輸宗室豪強軍校矣侵陵之弊三也健訟者勝
不訟者負良善蒙辜奸猾肆志風俗之壞四也又增監
苑衛所旗校官吏諸人十倍州縣盡奪民地地無定分
而宗室豪強軍校益乘勢侵漁遊民商賈盜賊附勢射
利富強蕪并官法莫之能禦而里甲日益侵削不存十

之二三夫以十存二三之民與業而代輸十失七八之粮與徭勢必流亡大弊五也　高皇時駙馬都尉歐陽倫歐遞運載私茶蘭州大使以聞而誅倫及阿奉諸官吏而賞大使是時遞驛非奉　符驗遵定数孰敢冒濫故驛遞清樂而里甲不擾今官之百費倚民取辦而吏胥因緣為奸民一當里甲充驛遞焚室廬敺妻子而奔亡矣甚乃殺其襁負有死之志無生之樂盜賊群起法不勝奸夷狄乘之四隅交難廣設戎戢增募軍旅而民病愈甚矣此其大病六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宏治以前未之有改然憲典簡嚴都御史御史夙裁彰灼故吏久而民不煩也是二察院者如綱（網）有綱綱舉而目張如桶有箍箍固而無漏今則漏網吞舟計日牟利送往迎來取辦頃刻乞貸陪償生理滅矣大弊七也官既知其弊宜大有以捄之乃以官吏犯法之物例歸于公官之迎送既不能免其一而輸工復加為二民力且盡公無所得大弊八也民少官多徭必增又重以土兵提編徭大增而民丁少日增日盛其弊九也粮改徵銀糶禾数倍輸銀加耗又將倍之承平久墾地利瘠薄所收不及官粮何以自給其弊十也力差准銀太寡一人終歲坐食以役非十金不能而館庫諸役又將資公費終歲至

百金以上其獘十一也今徭役之目曰貢物蓋無幾也
澤至渥矣曰歷銀曰科貢費皆禮也曰門曰皂給使也
曰庫曰斗守財也曰弓兵曰民壯曰機兵捕禦也曰土
軍征役也曰鋪司兵巡遞也曰驢夫曰馬夫曰牛夫供
餽公命也皆官所需而不可缺一馬者曰里甲老人非
徭也所以董治教者令舍隸勿役而役民壯機兵非制
平涼衛所四布餘軍不以捕禦而為衛官私役巡檢司
以十數而弓兵咸納月佔不以捕盜不應公役而加以
兵壯重以土軍額設之軍食民租衣民徭隱沒勿究而
民之代軍役者四馬其獘十二也曰民校厨事薪封郡
王也曰養牲戶曰樂舞生曰齋郎奉　王祭也又曰陵
戶墳僧稱陵而私役民殆無法矣群牧所弗養牲軍校
之餘弗克樂舞齋郎給新封之校厨皆非也民校取一
人馬足矣或戶取之戶畏病輒行賂祈免或舉州縣取
之官慮其獘乃議解銀十二兩折以免役也既又役校
而解銀其絕而弗嗣者官弗校收而新封者又輒簽民
病極矣夫非理役民弗畏忌也而又索其進退交際之
貨賄民是以重病其獘十三也

平凉縣為里二十三為戶二千五百三十規方幾百五十五地非不廣民非不足顧令哀徵不能自存何哉蓋嘗深思其故矣天造之始大亂甫定南山涇濱咸森莽斥鹵之地以待開墾未幾而建苑馬監牧馬固奪諸民未墾之田也計畝過府賦數等又有平凉衛之屯馬復取民未墾之田十一百年後又建固原衛繼又增置苑監惟意之所取凡民田之絶勿業者舉以予之而宗室男女封者盈千生各有田業歿各建塋域僮僕守衛悉取諸至近而足又不啻十之五而民始大困賦始大加近府之縣平凉華亭尤甚而公私匱竭矣兩寺監苑長史合屬之官吏隸與門庫督府戎師三衛所之官長吏從又盈千馬禄皆增賦于田徭皆增取于民民日疲而徑徑日倍地益削而賦日加以百五十里之地而達官貴人以千計如之何其可足也軍隸之食於官者又幾萬馬乃一人耕而食數人如之何其責有司以取盈也坐食猶未已也又為之里甲驛遞以送往迎來取辦俄頃而動用百十金民是以不堪其求而惟祈流亡之速矣物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者冗食節浮費以通變宜民此神聖之事廣大之業也謹書此以俟

凡設重臣責便宜利民去害故取民之財必揆義定制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不可權宜也諸凡科索生于兵興出自　上命或弗得
已猶之可也若平凉食鹽鈔銀其始也因官有鹽以市
民披籍計口取其直而里長公具牛車輸之里中仍計
口給鹽是官受銀而民資食也上下相資非牟利也上
自王府下及官吏貧民皆有食鹽無復買鹽於商者矣
而官復名商種鹽商將何所賣之緣宏治以後雖計口
收鈔銀唯王有及達官吏鹽而府司吏民皆莫或運支
第市商鹽而食故民虛納銀於官復市鹽于商官收倍
利民獲二害其鈔銀乃以給宗室折俸今百官折俸例
皆虛名未有寔支而宗室復得鈔銀以折俸往往知其
弊亦莫肯寔輸鈔銀而宗室折俸亦不異其必得也姑
以其文符市之奸宄得估五之一焉所獲亦甚微估符
者必賕有司嚴徵于民與奸宄之徒各分其二焉重困
黎民而利斯人余不知其何說也昔撫山西凡覈宗室
請折鈔之文必命之以助補正祿蓋謂此也以法言之
商鹽既大行于民則官不當取鹽鈔銀百官折俸既虛
則宗商勢不當獨給況本身正祿尚缺乃以給奸宄為
賕吏窠尤所不可用以補助正祿禮也大要計臣不肯
正法守而出納倚辦吏胥此民之所以日困也奸者能
賕求而君子恥之此君子之道所以日消而四維掃地

矣嗚呼痛哉

平凉九里之城三里之郭王而國者一焉其護衛一凡四所亡盧四千戶而儀衛典仗十百群牧一千敬依自占相埒不啻萬人焉王而郡者二十有典仗仗戶各百者四又有奉祠　安王墳五百七十戶近雖改屬平凉衛而尚未聽命使有戶五十有二其餘亦不減三十戶而私人不與焉蓋又不啻萬也將軍以下至鄉居殆逾千矣役多者數百人少者以十數又不啻萬焉城郭不啻盈矣而兩寺平凉衛官兵之居亦三分之一縣之所存蓋無幾何民不及百廛又多僦居而屋山川民居盛

衰亦如之嗚呼產金之山靡植卉草探珠之淵不栖魚鱉茂林之蔭罔生庶植艷冶之婦弗育子姓此盛彼衰理勢然也城郭毓而民賦寡紈綺衆而閭里耗私家強而官政衰有由然矣然則將奈何曰世祿之家禁漁利坟兆之賦定蠲制品式之具貴詳明里甲之衰宜合併宮府之簡必忠賢庶幾扶衰救弊有其漸焉舍是則非所敢知也

置郵傳命振古有之周禮詳矣而周語單襄公知陳之亡以其廢賓餽之禮漢法得乘傳者唯奏事將兵徵賢而已他無與焉　本朝因之飛騎以驛運載以遞民田

出租身出徭桑出調貸出課亦已周矣以田租之夥者分上中下而為驛是重納租也而又以其租之夥者焉是重困大戶也法當乘傳者不獨事上傳命而已亦各求富百需之求富司驛遞者不獨事上傳命而已亦各求富百需皆至取辦頃刻公使既飫腆鮮或復索餽賄中使武夫權要騎馱動以百數復索過關至百十金回蕃貢夷殖貨牟利亦至百十經費旬月大戶百年之家不足此曹一飯之費而縉紳行役賓客親故之往來無不由之狡者或假為故官及州縣小吏或賕求偽造公符唯其所欲莫不破家兵部雖嚴加例禁而風聲流被閭閻下民莫敢誰何又重為名募司驛遞者取見面錢于大戶得十餘金焉應募者又得十餘金焉奸人把持其中立舊帳還庫補給之名而大戶百金之產入役即竭矣故一聞此役不逃即死而公務百役亦俱廢矣乘傳者困于難行遞捕市人以充之而城郭市廛晝閉矣嗚呼噫嘻仁人君子寧不思所以捄之乎

陝西行太僕寺之職司陝西都司所統西安等四十八衛所清水等七十四營堡騎兵之馬政以　敕命制馭官吏軍士以會計其瘠死而糾治之歲終則以其數獻於　朝視其屯之荒者縮其直軍之羸（羸）者裒其財以益

市騎兵之馬為價年額九千二百八十六兩五錢九分
庫貯之以待市馬而時給之
苑馬寺之職主二監七苑牧馬之政事凡畜馬市馬之
牧養度其地宜均其事力而給飼之以時其水草字育
而稽其數以歲終獻之　朝物故者收其皮肉筋角之
直勿字者　其租所直之入以益市馬而懸衡其價季
會其要而歲考其成以罰其不登者軍需馬則以其馬
之勿字者予之予馬之良駑必視其軍騎射之良否而
高下俵之則無爭而馬政平其畜馬之久近亦視其地
之肥瘠而閱寔之凡俵馬亦度其牧（牧）之能否而贏縮之
則牧不病
天有天駟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轅以來墳典（經）史不
絶書逮周始詳穆王征犬戎責以不享在今平凉之域
而八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非養馬汧渭大蕃息宣王
中興比物閑則北伐獫狁南平荆蠻大蒐鄭圃皆以車
馬之盛為言秦烏嬴谷量牛馬即烏氏人而漢文景時
阡陌成群六郡良家駙射是利馬棬之邊郡田牧數年
得畜産數萬唐人養馬亦於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
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首蓿苜蓿（今雁麥）用牧夷三千官
寮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而散畜之牧

耑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身本帝圉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殖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群號稱雲錦地狹不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他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玄宗既以嫌誅毛仲後遂以付安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地既隔越而職守難專重以匈胡叛逆覆用蹂踐唐室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牧茂宗不能遠畧乃籍汧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便牧事遂廢唐亦喪亂由此言之人事得失馬政盛衰益昭然矣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涇源為邊重鎮日不暇給然頗貿易番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牧兵興隨宜取用官以無事

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惟破王保保虜馬駝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王涼公藍玉四征西蕃部族悉服乃製　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差

朝廷以茶為賚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聯以監堅苑巡以御史日久法弛宏治末年　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　屬蒐括墾田益

市民馬一時觀美然三年二　計利深矣數年之後
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　收擾法煩弊生縉紳衣
錦難禦邊塞之風　與騶從點集追呼非孕字重
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
千餘匹牧軍才三千二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三
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千二百餘人物輕輸重
每歲各各入　賀督監參謁不絕遷代歲月繁促南
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數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
不輸二萬頃為粮站徭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
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祥舉籍平固以北皆
為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償駒逐號二
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間安得
齊一應祥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既少獲種馬日削責
後哉今粗舉其大端云
馬於兵政為最大故古以司馬名官官重兵而優與之
馬則兵得以欺謾抵易而馬愈不振官重馬而罰過深
則兵困而馬日耗大要禁稽馬之寔在將領而不在僕牧
之官使馬勿耗在調法之簡便飼牧之以時而不在乎
法令之具備也官不得人則法愈嚴而弊益滋不可不

以情察也

固原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暴成粒無事爨煮所謂青鹽入藥者也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固原州一在慶陽府北紅德堡主驗放鹽引巡撫都御史張公敷華以固原經過鹽車於靜涇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宏治十四年總制秦公紘移廠市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課引銀移批驗所于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割引銀以備邊用固原立五鹽廠置老人斗行每廠五百引引以序市鑄銅板印票兵備道給老人送州印鈐以窶鹽數商名方許市每車收門鹽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厘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卧引銀一錢州縣收備買馬而斗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傀雲鴻又增斗底牙銀一錢五分計一廠五百引共該銀七十五兩咸備公用以魁里甲之困然斗行過取斗底而豪猾為斗行倍收私放官少利而商與里甲交相病良有司尚有以馭之哉

總兵官洪武初即有此號蓋大將元帥職也于兵無所不統給將軍印以便征伐陝西唯為鎮守不給印初以侯伯都督為之逮總兵出鎮猥多侯伯少習邊事而武臣以勳閥致位都督者蓋鮮乃往往以積勞推薦揩揮

假以署都督僉事之號而充總兵故人微位重鮮勝任者而縉紳視之益輕矣

國初塞寧夏東勝屬之大同守在河外而河套為內地無事設兵地雖空虛而邊民降虜耕牧魚鹽衍沃孳息自食其力官不病民軍不煩餉公私俱利成化以來始棄東勝虜乘虛入寇勢必增兵固原以北民悉為民粮費增多官弗克供中套為塞盤境棄饒田野狹隘軍民爭訟毋獲奠居公私交病議者以四夷之守在九邊而固原延綏最　入衛所恃重以督府建閫其兵為尤重馬虜既侵犯弗時調遣無節疲于奔命馬易損斃而兵絕生息理勢然也節縮節用以補驍騰之騎計遠近利害以息奔馳之弊杜將帥侵漁以強折衝之兵君子蓋日望之嗚呼豈易遽以言哉

官軍常牧馬東西海蘆葭為寇先據水泉劉文趙瑛之殲虜於黑水蓋以西海牧馬誘之深入而先北度水泉迎擊其渴劉公天和逐鉄柱泉置城以便轉盬盬利廣而寇患稀苑牧軍聞牧有東西海之名逐詐諸茶馬御史下通判陳應祥檢治應祥希御史意盡以予苑軍司兵者勿敢諍自是戰馬無所牧而坐食官芻枯之不給困斃日甚矣盬車起花馬池至固原五六百里道遠之

絶虜易要掠故城韋州下馬關以捄合轉輸寇至有備
鹽饒美而估廉公私咸利貪吏乃反設法禁諸城置捄
使直至固原以困之又河東鹽自黃河南徙重以地震
水洩解池地日高而河潤卑少多硝苦而罕鹹甘民勿
堪食則青鹽有羨利而關輔病之鹽蓋宇宙洪河至此
一變通變宜民非上智達道者其熟能識之

華亭縣

禹貢汭水之源周曰盧國後為戎那屬義渠秦滅之置
朝那縣屬北地郡其南屬隴西郡隋大業初改朝那曰
華亭唐屬隴州貞觀中置儀州尋廢後唐同光中復儀
州宋初因之附郭華亭領安化百泉咸平中復割鳳翔
之崇信赤城隸之徽宗時省州為華亭縣與安化崇信
屬渭州金立渭州為平涼府改安化曰化平元併化平
入華亭　先是彊宇廣濶後割蕭關三十里為群牧所
縣西六十里為韓府敬依田東三十里為武安監而地
浸狹今仍併故韓府地入華亭

都盧城在縣西北境今都盧山下有故址書牧誓微盧彭濮傳曰盧彭在西北

安化城在化平里宋建縣金改化平今為鎮

朝那湫在縣西北五十里湫頭山山最高池廣五畝渟泓莫測秦惠文王將伐楚投詛文于此

泗水源一出縣西北馬硤口諸泉為北源一出縣西南仙姑山諸泉為南源逾縣三里合而東

古百泉在縣西北笄頭山山與空同連屬即湫頭山陰山下有泉百餘流為涇是曰涇水之源詩曰逝彼百泉今距縣五十里有百泉縣故址

彈箏峽在縣西北瓦亭東二十里峽奇險水嶮激宕如彈箏唐宋為戍守要地旁有佛寺俗稱金佛峽

古瓦亭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後漢隗囂遣牛邯軍瓦亭唐肅宗幸靈武牧馬於瓦亭宋吳玠與金人戰於瓦亭大破之今置驛仍設守備一員統兵駐防

古蕭關在縣西北接界二百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即此東接鎮原北通固原鎮今曰牛營山

石高山在縣西北境即六盤山山海經數歷之山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雄黃晉大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中出數千斤雄黃其山多瓊其草多竹涇水出焉而東流注

於渭其中多磬石奇碧

縣西北石香爐峽松子峽暨朝那湫之下流滙於馬峽口循華尖山經縣城北而東曰北河縣西南之水源于齊山循仙姑山經縣城南而東曰南河皆滙於東峽口是曰汭又西北大會坡諸水曰新店川柴坻川東出東峽之東西南十八盤諸泉曰木賊滹延官滹水磨川武村川東至斷萬山之麓皆會於汭水又南則屯頭三鄉二川東經崇信之赤城靈臺之良源而東入於涇又南則海龍諸泉循東南而下入於汧又大會坡西北十里曰百泉流為白岩川暨西北聖女川化平川龍家峽川皆滙于空同之前峽又西北曰馬支山前後暖水川鮑家川皆出沙棠川滙於空同之後峽又西北曰卧陽川蔡家川瓦亭川俱在金佛峽循府川而東至于龍守寺之東麓與空同前後峽之水合是曰涇諸水皆東流惟蕭關幹月朶之水北流不至與汭通循固原而北入于河　馬鋪嶺關地界平涼　金佛峽關　三鄉關地在崇信隴川之交並等亭而三　以上三鄉舊各設巡檢一員今革

武全文汭源辨曰後世稱汭水者以誤延誤千載滋疑止緣朱子註詩汭水出吳山西北蔡氏註禹貢出弦蒲

藪之西北遂不復詳察其地而以隴州汧源縣為汭水之源今考隴州諸水皆由汧入渭不與涇通此不待辨而知其與汭無涉也惟吳山弦蒲藪二說先儒抑豈無據而妄稱之攷古志華亭有隴山有汭水紀載甚確則汭水出華亭固無疑矣吳山即隴山華亭與隴州山連壤接境內諸山皆屬隴又曰小隴山且唐宋之際縣舊屬隴尚未入平涼也則朱子所稱吳山西北安知不在華亭境內而必執隴以問汭耶載攷弦蒲藪在今隴州蒲峪是汧隴之西藪也而其西北即為華亭西山是蔡氏之說亦非剌謬後人不深考西北之義誤以汭水為汧則泥古所致不審於禹貢涇屬渭汭及公劉芮鞫之即果何解也是不可不辨

武全文涇源辨曰按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笄頭山山海經則曰數歷山之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涇水出焉攷高山在平涼郡西水由瓦亭川而東笄頭山在平涼西南下有百泉流為涇皆滙於郡城之西數里如以地志為據則百泉為源高山為支以山海經為據則百泉為支高山為源兩說並存則涇水南北有二源與汭同矣揆二水之形百泉諸水大倍于瓦亭川水經小水入大水以大納小不以小納大則涇源當在笄頭以地里

計之高山距平涼一百二十里地頗遠笄頭距平涼四十里地較近且瓦亭居空同之西北笄頭出高山之東南似又不當以遠者為支近者為源下者為源上者為支者無已則隨山而度其勢循流而考其源百泉之水由空同而東下山環水湧其勢澎湃於勢為最順高山之水西出瓦亭川地遠流細北亂於涇勢則少逆矣然則山海經稱涇水出高山何以故曰高山支接終南原本太華雄峙隴西山北笄頭密邇高山視之如泰山培塿然故志山者舍卑而就高猶志水者舍小而從大統笄頭於高山而涇水因之朱子註汭源曰吳山義固與高山同也

涇州庠生王寧窮洽音儒說文洽从水从内訓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質其寔雍豫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于渭洽是也蓋渭自鳥鼠而來逝涇出笄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而滙於河經龍門東注豫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洽不曰河洛而曰洛洽由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為洽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洽是也洽

涇州庠生王寧窮洽音儒說文洽从水从内訓曰兩

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而其北源西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環朝那山前盖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縣東三里而別稱為雨山南源環王母山山嶺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為儀山俗呼為回頭山儀州寔以是名也儀雨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汭也汭滙為深潭潭名合水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荊榛瓦礫錯雜相傳禹王廟也北陟雨山之巔遥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硤硤石三十里皆斷崖摧壁神禹疏鑿之迹也峽行十五里南堧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汭讀為茹茹儒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受柴邸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涇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山南受武村水汭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白馬鋪嶺柴邸而來南有五馬山自石櫃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巉岩百仞東汭於中雪浪激湍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諒屯兵而扼吐蕃者也屯東為崇信川汭水益大深不可涉湍不可亂行旅皆袒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又曰汭水遶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屬

於涇宏治戊午督學憲副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寧從行王公東眺曰北流而濁者何水乎寧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寧對曰汭也公曰是禹貢雍州屬涇之汭乎周職方其川涇汭乎昔公劉有汭鞠之即吾過邠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寧曰靈臺之達溪也公曰朱子註汭鞠之即曰邠地曰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寧曰去華亭西北三十五里山朝那湫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溥原乎寧曰亭口靈臺之西汧陽隴州之北華亭龍門之東有廣原唐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頃號曰良原今為溥潤原公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寧曰正相南北公曰必茲西去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始可謂之汭矣若其窮之乎寧計華亭至涇程一百三十五里果符公言還白之公曰朱子註詩言汭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窮源涇遠矣且將置溥原於何地乎按寧之論汭謂小水入大水是矣然達溪雖經流靈臺源出武村西南遠門川諸水合良原靈臺諸溪以入涇皆汭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六十二

萬歷二十七年李汶疏

看得松山既空故疆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吃緊而善後云者非築邊建堡設官屯兵其道無由也今會官踏勘松山東西一帶延長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安索橋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土門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在河東則蘆塘川應設叅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蘆溝口以西紅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蘆塘湖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

則扒沙營應設叅將一員兵馬二千名幇築舊城一座阿壩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裴家營土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等因照自得　國初驅胡虜於三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尚且無虜松山故自寧區即成化初虜據河套雖或不無西訌然去住有時松山亦非甌脫惟是隆萬間款市一起招致賓酋等盤窟其中莊浪從此遂成一線而蘭靖莊涼則無處無時不荼毒且為造妖書紅旗傳播胡主起於草地以搖遠邇雖屢入屢挫窺犯猶昔幸今恢復亟宜修守查得自涼之泗水以至靖之索橋橫亘不過四百里許乃舊自永安歷臯蘭渡河逾莊浪以至涼則一千五百里舍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之邊墻又何難而何阻勘得自鎮番以至中衛烽堠相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皆主於築墻然遇沙鹵則挑壕遇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遏奔軼斯已也工俱自今春三月起至冬十月止為便

吳甡按奏疏

延慶近邊苦寒民多穴處昔人於山峪要險處設立堡寨以禦虜寇今其基址依然臣在延慶日久習知其俗嘗勸諭父老山寨可以避虜詎不可以避盜凡數家之村露處之民皆當聚處山寨寨有城有井有窯大者容千人小者亦容數百人據險固守有一夫當關之勢若廣蓄粮粟多備火器無不可守者

延綏鎮

河東劉敏寬曰按榆塞古朔方地河流自西而東由寧夏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由黃甫川入葭州界謂之入套紆迴二千餘里環抱河南之地謂之河套自古郡縣繡錯其中　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城一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遥匹馬一人不能隱敵輒望城引去遂遠居沙漠河限之而套為内地時候河氷乃乘間入犯我所防者秋冬耳春夏得以其餘力田套中備城守其往來侵邊惟遼東宣大寧夏甘肅莊浪一帶

頻茹其毒而延慶無患者河套蔽之也迨東勝不守外
險既失彼始渡河無所忌矣先是鎮兵駐綏德苦於遥
制遇敵入犯比出兵每不及而返其後都御史余子俊
撫延綏相度形勢東之至清水之紫城而至寧夏之花
馬池築邊墻二千里增置營堡創榆林衛移綏德重兵
鎮於此清釐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徙寔之擇其
才子弟為建學立師教之又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
粮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為雄鎮宏治
中朝廷清明河曲無患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
墻日頽薄不治而乱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
圍獵春出剽宣大以為常七年火篩寇固原　詔起都
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議而
卒不果行　孝宗之後逆瑾專政以修邊過費而邊備
日弛嘉靖中總督侍郎曾銑上復河套議而終梗之又
前之言套可搜者非一人而王越行之有明效使當時
力生之何至有後患哉
中路論曰榆林城在常樂保寧之中文武開府其間五
營重兵彪騰虎踞且左山右水固天設之岩疆全鎮之
上游也保寧波羅相去八十里中雖有響水一堡去邊
七十里舊恃無定河為限所慮者冰堅之時耳今河水

淺不足恃宜於保寧波羅之間添置一堡移響水之兵守之懷遠威武清平邊垣雖臨險阻高峰峻坂似若可攄然衝口寔多川面平衍如西川小理河汊壩最為首衝若或大舉南馳則安定白落卧牛諸城悉被其毒矣且東起長樂西抵波羅沿邊積沙高與墻等時雖剷削旋壅如故盖人力之不敵風力也保寧昔稱水澤之區年来瀦水漸涸馬無所飲倘保寧日就凋疲則歸德之餉道可虞是今之首當加意綢繆者也然猶有隱憂焉保寧常樂寔扼歸德魚河大川之衝彤陰上郡在在可慮今雖設有中協副將一員可以聯屬一路但兵不滿二千馬止於數百苟且支吾以幸無事豈完策哉

東路論曰榆林東路黃甫川堡與晉之岢嵐樓子營僅一河之隔迤西至雙山一十二城岡阜交錯深塹高崖蜿蜒四五百里東南逼臨大河故東路之利利在險也雖間有竊掠而大舉深入則昔多未有然利秋則慮入雙山之大川南近米脂為最衝冬則慮黃甫之河冰一馬可渡隨時設備其容緩乎且密邇葭州府谷神木吳堡諸邑軍民雜居牧保為難為東路計者當以捍禦責之將領收斂責之有司庶壁可堅而野可清矣

西路論曰延鎮西鄰寧夏與花馬池接壤者定邊之塩

塲堡也定邊轉而東為砧井龍州十五營堡皆依山臨
墾倚險可守然寧寨柳樹澗平川錯雜為延安之門戶
居常小竊秋高大舉較之鎮靖靖邊尤為要害柳樹澗
迤西則曠野平原無險可據新安邊新興石滂三山諸
堡設在腹裏議者欲分其軍丁添貼守瞭未必非補偏
之一策也磚井去定邊五十餘里而遥欲於瓦剏梁增
設一堡如鎮羅堡故事以便接應或以兵粮無措竟同
築舍奈之何哉定邊西郭之外南北二沙最為邊患除
之復聚徒煩畚鍤之勞不若增築磚墩之為固地制宜
哉

延安屯田議

屯田之制寔始金城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
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良意美　明
太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為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為
最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
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
額外之殊然法久弊生塵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強兼
併或官校侵奪汩沒混亂徒有其名此體國經野者所
盱衡而嘆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人不下
數千大亂之後閒田頗廣誠大修屯政專任責成諭令

所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閑田若干務有餘裕則軍為樂業措置已定請　旨永著為令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磧為豐壤易流徙而康樂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恃在以寔心寔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為灌溉者令有司相度高下經營蓄洩有成功者特與薦剡尤為富國至計一日之勞百世之利也

皇明置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置總兵參將遊擊守備以司攻守又理以憲臣監以御史撫以都憲統以總制各衛所官軍分番教閱置屯遣戍要在三邊四鎮延綏寧夏甘肅固原之地其內地鄉兵則各州縣巡捕之官歲時教閱以護守城池備遏盜賊者也

陝西都司領衛二十五守禦千戶所四

西安左衛
西安前衛
西安後衛
延安衛堡十五墩九十七神
木縣堡五墩八十三

綏德衛墩十四
慶陽衛堡三墩一百一環縣堡一墩一百一
平凉衛堡十墩七十
固原衛寨二堡五十四墩一百五
靖虜衛堡二墩三十一
漢中衛堡一
寧羌衛
翠昌衛堡八十九墩十寧遠縣堡寨一十九禮
秦州衛堡寨一十九縣墩十有三
岷州衛茶埠峪等寨城堡一十四墩五十一西固墩一十五

臨洮衛
蘭州衛
河州衛堡三墩二十一寨二十七
洮州衛
榆林衛堡八寨十五墩一百五十
寧夏前衛
寧夏左屯衛
寧夏右屯衛堡五十一百八十六墩
寧夏中衛堡十一墩七十五

寧夏後衛　堡二墩二十八興武營堡一墩二十一廣武營堡一墩二十六
鳳翔守禦千戶所
金州守禦千戶所
靈州守禦千戶所
文縣守禦千戶所
行都司（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三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堡十六墩九十五
甘州群牧所　堡三十
肅州衛　營五堡三十七墩六十二
西寧衛　堡五墩二十六
莊浪衛　堡八營五寨七墩五十七
鎮蕃衛　堡十三墩四十九
永昌衛　堡十三營七墩九十一
山丹衛　堡十六墩六十五
涼州衛　堡二營七寨六墩八十六　堡四十三墩三十四
高臺守禦千戶所　堡四墩二

鎮夷守禦千戶所 堡十二墩三十三

古浪守禦千戶所 堡四墩十八

白馬城堡 凡六

固原鎮 宏治十四年火篩由花馬池寇平鳳臨鞏兵部建議設大臣開府固原總制三邊軍務每歲六月至九月巡撫陝西都御史駐劄于此宏治十八年總制建議暫移陝西鎮守總兵于鎮以操練防禦兵備遊擊及守備亦駐于此固原守備守所地方自下馬關至西安州蘭靖叅將分于此靖虜守備地方自乾鹽池至平灘堡蘭州千總官所守地方自條城至積灘堡其分守叅將駐劄于蘭州城守備官則駐劄于靖虜衛洮岷河叅將駐劄于洮州衛分守地方自臨鞏以至於歸德守其岷州衛駐劄邊備及守備撫治蕃夷河州衛亦駐守備官

榆林鎮 巡撫都御事管粮僉事總兵副總兵遊擊方面都司俱內駐劄本鎮所守中路十二營堡東由高家堡西至清平堡東路叅將駐劄于神木堡分守九堡東由黃浦川西至栢林堡西路管粮僉事駐劄於靖邊營叅將駐劄於新安邊營分守十三堡由東隴州城至鹽場堡

寧夏鎮 巡撫都御史管粮僉事及管粮通判總兵副總兵遊擊方面都司俱內駐劄監牧叅議及東路叅將駐劄于花馬池分守地方自花馬池至橫城堡中路叅將駐劄于靈州分守地方自鎮遠關至常州城西路叅將駐劄于寧夏中衛分守地方自廣武營至常樂堡

甘肅鎮 巡撫都御史行太僕寺正卿少卿管粮副使及總兵副總兵遊擊行都司都指揮俱駐劄于甘州城莊浪衛駐劄叅將分守沙井驛以西鎮羌以東內西寧衛駐劄兵備副使及兵備官涼州衛駐劄副總兵分守叅政及領班都指揮打班堡以西真景驛以東蕭州衛駐劄兵備副使及叅將分守地方自深溝驛至嘉峪關云

潼關衛 隸中軍都督府而官軍則陝西例得調用內駐劄兵備副使兼分巡司兼轄河南閿鄉靈寶山

西蒲州地方

屯堡一百十二

愚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我　皇明為盛我　皇明兵制之備將士之勇陝西為盛漢唐方隆之時世以帝女天孫嬪嬙和戎宋以金幣和戎張元一浮薄亡命耳一佐元昊即舉世不能以禦其武備皆可知矣追原其故前代之得天下皆有資於匈奴故世受其患我　太祖皇帝則不然龍飛淮甸用夏變夷掃蕩乾坤洗滌日月使宇宙無腥之氣華夏還禮樂之風既非前代創業者所可班矣其兵防之制盡善而

陝西又加密焉統於兵部則周官司馬之制也屬於五府則府兵寓農之意也諸鄙既各有兵而腹裏又有防秋之制諸將既各有兵而應援又有遊擊之制關津既各有兵而凡城市鄉村又各有民壯兵快保甲之制郡邑既各有兵而深山窮谷又有巡檢巡邏捕虎射熊之士況八郡三邊之地人閑騎射士長韜畧故麓川有蠢資三原杜氏而平荆襄有變賴石渠王公而平戎在禁近則兹土一王戮之而平虜圍京城則兹土二石破之而平南山王虎之亂原都御史傑用土兵而平北山薛賊之亂王都御史堯封用民

兵而平廖賊四川之亂幸庵率関中甲士而平劉賊中原之亂咸寧借蘭州儒臣而平往年孛紳之變乾州用二三士夫而平近日礦徒之亂撫臣用二三守令而平蓋関中無士非將無民非兵置兎之士古稱干城斥堠之妻今常折馘況天設百二之險地藏九死之區虜敢睚茹跳我機穽則外有衆殲之禍内遺覆巢之慘其不畏之哉今攷内外兵防之制志其大概如此

陝西行太僕寺所屬

平涼衛
慶陽衛
秦州衛
固原衛

陝西苑馬寺所屬

長樂監
開成苑
安定苑
弼隆苑今革

廣寧苑
黑水苑 添
靈武監
清平苑
萬安苑
定邊苑 草
慶陽苑 草
同川監 已上四監俱草
天興苑
永康苑

嘉靜苑
安勝苑
威遠監武安苑
隴陽苑
保川苑
泰和苑
熙春監康樂苑
鳳林苑
香泉苑
會寧苑

順寧監雲驥苑
昇平苑
巡寧苑
永昌苑

甘肅行太僕寺所屬

甘州左衛
甘州右衛
甘州中衛
甘州前衛
甘州後衛
永昌衛
涼州衛
莊浪衛
鎮蕃衛
山丹衛
西寧衛
肅州衛
古浪千戶所
鎮夷千戶所
莊浪千戶所

甘肅苑馬寺所屬 以下俱草

甘泉監　廣牧苑
麒麟苑　麟苑
温泉苑
紅崖苑
祁連監　西寧苑
大通苑
古城苑
永安苑
武威監　和寧苑
大川苑
寧蕃苑
洪水苑
安定監
武勝苑
永寧苑
青山苑
大山苑
監川監
暖川苑

盆水苑
巴川苑
大海苑
宗水監
清水苑
美都苑
永川苑
黑城苑

西寧衛東至莊浪衛境三百里西至西石硤七十里又西出塞外至罕東衛故地五十里南至黃河三百里北至大通河二百六十里東南四百里並河州界東北六百里至古浪城西南一千五百里抵安定衛故地西北六百里接永昌衛境北去行都司一千二百四十里東去陝西布政司二千三百里并有古之西平樂都西海澆河四郡之地十五為蕃部所居而納馬易茶猶為服屬

洪武元年正月甘肅省理問所官初貢哥星吉歸附　此西初始祖

二年都督沐英屠地崑崙討蕃部平之

四年五月元西寧州同知李元哥以州歸附 此東初二李始祖

五年始置西寧衛

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

十年四月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討吐蕃至崑崙山大破之

十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城西寧

三十年罕東酋長鎖南吉剌斯入貢置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斯為指揮僉事　置西寧茶馬司招罕東等四衛

申冲等納馬易茶

永樂四年置苑馬寺於碾伯城　置曲先衛

洪熙元年安定王叛命會寧伯李英西征至崑崙山鴉

零濶平之

宣德八年改西寧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

中左六千戶所

宏治五年遣指揮哈林詣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襲

封哈密忠順王

正德四年北虜頭目阿尒禿厥丞相亦卜剌竄入西海

攻破西寧諸蕃先是北虜小王子怒阿尒禿斯亦卜剌

欲殺之二酋懼奔河套擁部落至涼州乞空閑地居牧涼州將吏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部奪其印誥諸蕃散亡遂據有其地此西海侵虜之始

七年閏五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江準追至旱坪山擊敗之　七月指揮首俊襲擊海虜於紅柳灘

八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金冕禦之扁道巔敗績指揮使陳治死之

九年命總制都御史彭澤總兵徐謙西征海虜　北虜亦卜剌復入西海先是總兵徐謙帥萬兵討虜西海虜聞南渡河大掠洮岷屬蕃未久復回巢為小王子所收阿尒禿厮亦卜剌二酋俱北徙未幾亦卜剌聞小王子復有殺害意仍竄入西海

十一年正月海虜犯南川守備神楫禦於扁道海百戶葛鎮丁顯死之　巳沙昏咂諸蕃部叛百戶佛玄戰水磨溝死之總兵徐謙率兵襲巴沙等叛蕃敗之

十四年十月隆卜部烏思巴尒諸蕃酋叛千戶李淳戰死之　十一月草哇部蕃鎖南溫古六失加侵掠宏化等守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帥兵襲至擺羊戎山破之

嘉靖二年閏四月海虜入犯北川守備楊佑擊於清水

溝敗之

八年北虜阿尒禿廝入西海與亦卜剌結姻

九年叛蕃攻碾伯　四月指揮彭杲擊叛蕃於土官溝敗之

十年海虜入犯西寧守備彭杲死之

十五年正月套虜入犯西寧閒居總兵官魯經參將冶鑾敗之　二月守備崔騏伏兵思巴務峽襲擊海虜敗之

十六年二月守備崔騏敗海虜於鉄佛寺

二十年正月套虜入犯下川口都指揮祁鳳禦走之吉囊犯西寧總兵楊信副總兵王輔等敗之

二十二年咂昝部署酋却星吉出掠守備韓世爵追敗之　俺荅阿不孩來牧海虜回犯涼州　十一月守備韓世爵撲殺蕃酋

二十三年五月海虜犯南川守備薛鄉禦之王狗尒峽北虜由西海歸套

二十九年尒加定部蕃攻掠碾伯守備唐勇搗巢敗績

三十年昝咂部蕃攻掠紅崖堡百戶劉清總旗孫瑞光等死之　碾伯操守賀有年追擊叛蕃戰死之

副使范瑟置定西門於冰溝南控扼叛蕃

三十一年守備鄭曉敗虜於麥川

三十二年設加和尚尒加定聚昝咂諸蕃部攻掠堡寨兵備副使范瑟率兵討破之

三十三年署事叅將金鑑禦海虜於沙棠川敗之

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叅將張廷輔擊叛蕃於沙棠川敗之

三十六年海虜犯南川大掠五日而還　六月操守彭汝為追擊尒加定諸部叛蕃死之　八月昝咂部蕃出掠紅崖溝　十月叛蕃出掠水磨溝復掠鍾家莊

三十七年五月叛蕃出掠白石溝　七月紅帽兒蕃入掠瞿曇寺　十月昝咂叛蕃入掠楊官溝　十二月昝咂叛蕃入掠弩木只溝碾伯操守嚴威擊走之　叛蕃復掠西水磨溝

三十八年正月剌咂部蕃出掠土官兒溝操守楊真禦走之　叅將張世俊擊叛蕃於乾溝敗之　二月剌咂部落復掠黑松峽於家寨　九月海虜犯南川莊浪叅將周欽合禦之　十月海虜入犯西川叅將張世俊遣指揮羅松伏兵沙山尾擊敗之

四十年三月叛蕃掠顏口溝操守嚴威擊破之　四月草咂占咂叛蕃徙南山掠馬哈剌溝　叅將崔騏禦海

虜於擺羊戎山擊走之

隆慶二年思我思哥部蕃出掠兵備副使侯東萊督叅將陳愷掩擊獲其豪酋千戶錢世盈與紅帽兒賊戰死之

六年叅將蕭文奎帥奇兵掩擊却尒加部叛蕃斬其豪酋

萬歷九年哈咂部蕃入掠思打岔峽百戶郭承勳劉世爵追出塞外中伏死之

十三年兵部副使燕好爵帥兵搗哈咂部蕃破之

十四年套虜莊禿剌入掠碾伯等處諸蕃部

十五年八月松虜入掠燕麥川蕃部兵備僉事萬世德禦走之　松虜再北川萬世德禦走之

十六年九月海虜瓦剌他卜囊入掠南川蕃部副總兵李魁等禦於王狗尒峽死之覆其軍

十七年哈咂部蕃入犯三川防守百戶劉存仁追戰死之　九月套虜卜失兎入掠沙曜曇寺等處

十八年正月昝咂部蕃入掠沙棠川防守百戶劉世臣追戰死之　五月順義王擔力艮送佛至西海因掠洮河二州　七月　詔遣兵部尚書鄭洛經畧西海　松虜宰僧阿赤兎入掠隆卜部蕃

十九年正月經畧尚書鄭洛檄副使石檟叅將柳德招收諸生蕃部五萬八千有奇　九月總兵張臣贊畫叅事萬世德叅將傅光祖等出塞逐虜至西海焚仰華寺

二十三年九月戊寅海虜瓦剌他卜囊大寇南川兵備副使劉敏寬叅將達雲禦于裡茶朶峽殲之　十月辛酉海虜瓦剌他卜囊聚納剌諸虜入寇西川都御史田樂副使劉敏寬帥叅將達雲遊擊張應學余世威鄧榮祖等合禦於康纏溝大敗之　壬戌都御史田樂監軍同知龍膺親督諸營兵追虜出塞至白石崖大敗之

二十四年議城剌哈山通歸德路　議置玄朔城於玄朔山西　九月西寧營哨騎同剌卜尒部蕃禦虜于西海之明沙斬首十五級　海虜永瓦諸部蕃遁居鹽池腦大酋渡河而南已上見膺志

二十五年七月永召卜寇西川兵備劉敏寬兵備趙希雲禦於剌瓦壑兵敗希雲死之北川守備王汝翼中軍彭大胤死之

二十六年永召卜歸套火落赤牧西海請款許之　先是海虜大舉入寇副總兵李魁禦於灣溝硤死之

三十一年火落赤犯西川兵備李有寔叅將張夫紀破虜於巴尒草

三十四年城威遠北川平虜南川伏羌　是年思各迷犯搶南川守備李希梅死之

四十三年火落赤卒子黃台吉牧西海

四十七年黃台吉犯沙棠川兵備李作舟副總兵王汝金禦於燕麥川却之

天啟七年黃台吉犯西寧兵備宋祖受副總兵梁甫等禦却之

崇禎三年黃台吉兄弟殺乞師套虜王趙兎大頭目威鎮入據海兄弟悉殺之許款

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鎮海民馬安邦叛兵備孔聞籍同妻女自焚死太監張守禮守備丁孔胤中軍李本隆百戶張爾靖等死之時張太監因買馬激變　十一月掌教冶秉乾西納班着尔領真平之

十年套酋瓦剌大骨什巴都尔黃台吉攻哈酋趙兎殺之收其衆納款

十二年十一月巡撫呂大魁勦巴咂加尒朶蕃斬級一千五百

十六年十二月偽防禦使齊之震副將軍魯文彬至西寧

十七年正月土官祁廷諫子興周執文彬殺之　偽總

兵賀錦破西寧興周復擊錦於南川伏羌堡殺之興周入西海

天啟四年四月甘肅巡撫李若星疏請添設知府畧云遼東甘肅止設衛所不設府縣以數百萬軍民付之武弁之魚肉顧武弁希吮屯餘之膏血而播酷虐以開怨府屯餘深恨武弁之凌轢而懷反側以釀亂階在遼東則願歸　酋不願歸中國而三韓已淪於腥羶在甘肅則願歸海虜不願歸中國而五凉幾莽為夷藪總因無守令撫循其疾苦保護其妻孥遂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鋌而走險掉臂不顧然則知府一官可不亟議添設乎近仗　皇威人心稍戢雖有克兎一戰金痍創死渠酋又有阿孀青羊水之戰少有禽薙然海膚支派蕃衍今古六三保台吉多人擁兵講市每欲大入反成親孫屢聚沙嶺偵探聲息狂逞復仇甘肅之危幾同累卵(卵)豈可優游坐視不亟為之料理乎

中国基本古籍库 来源于北京爱